# 三国秘辛-张飞与貂蝉

话说吕布投靠徐州刘备，在席间以兄长自居，又得了小沛作为安身之地，惹得张飞忿恨不平，常想除之而后快。

某日，张飞喝得几杯黄汤下肚，酒气冲脑，提了蛇矛便望小沛城而行。守城将兵看是三爷，也不多问，张飞径

自向吕府而去。到得府外，张飞暴喝：「吕布小儿，快快出来与你爷爷大战三百回合。」

半响，府门呀地开了，却是一中年管家出来，应道：「三爷何事到此？我家相爷今早出门尚未回来。」

张飞正待一场厮杀，听得管家所言，一股怨气无处泄，破口骂道：「你家相爷怎地？

此城是俺家刘姓的，此府亦是俺家刘姓的，你家相爷路过行乞，还得看俺三爷肯不肯赏口饭吃，你个小厮也敢

跟我放肆。「说罢便将管家绑进府内，重赏了几个耳光，打得管家血泪纵横，却不敢再出一声。

张飞环顾四周，见无一人，原来下人看见张飞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皆四下躲避去了，更有一二晓事的急忙外

出报与吕布知道。

张飞寻思：「大哥温厚，收留吕贼，早晚必出祸事。今日干脆杀光吕贼一家老小，要他与大哥撕破脸，那时大

哥想不杀吕布也难。」

计谋既定，便提剑步入内堂，却四下寻不着人，原来内眷早得下人通报，藏匿保命去了。张飞深恨吕布一家，

忽听一房传来水声哗然，大脚踹进房里，惊见一女子赤身裸体，蹲坐在澡盆内沐浴。

但见那女子秀发如瀑，月眉星目，贝齿轻启舌香滑，一双朱脣点凝露，肌如羊脂肤似雪，玉峰陡动如脱兔。张

飞一生在肉砧刀口上过活，哪里见过如此美貌细致的美女，

原来这女子正是吕布的竉妾貂蝉，因天热至此偏房冲浴消暑，故未得下人通报。貂蝉本被踹门声响所吓，抬头

猛见一大汉虎髭贲张，生得威风澟澟。双目却大如牛铃，鳄口怒张，半响合不拢。此人滑稽古怪到不行，气得貂蝉

笑骂：「哪里来的浑人，还不快滚出去」

张飞如梦初醒，虽然女人裸体没看过几个，至今仍是处男。但当年母猪裸体也看得不少了，此时也不必避讳，

反问道：「你又是谁？与那吕布小儿什么关系？」

貂蝉大怒：「放肆，你是何人？胆敢戏称夫君的名号。」

张飞听得她是吕布夫人，惊喜交加，一把抓住貂蝉的豪乳将人提了出来抛在地上，喝道：「我乃燕人张飞，特

来诛灭吕贼全家，你是他妻儿，便是生得再好看也要把你剁成十八段。」心里却隐隐觉得：「这只乳房怎地如此滑

腻顺手，却不好将此处剁了。」

貂蝉胸口被抓得痛极，一看竟已乌青一片，隐约显现黑手印，当场痛哭了出来：「张翼德，你好歹也是个世出

名将，今日却只来欺负我这弱女子。」

张飞最怕女子哭哭啼啼，当年杀猪也是不忍一片长嚎，故练得一手一击立毙的功夫。

此时见貂蝉哭得死去活来，内心颇有歉疚，忙道：「对不住啦，我一时没注意手劲捏疼了你，别哭了行吗？」

说罢便作势要帮貂蝉推拿胸口。

貂蝉急止：「你这浑汉，又伸手来干麻？要杀便杀，莫作些坏人名节之事。」

张飞奇道：「俺是好心要帮你推拿活血，怎地坏人名节了？俺手下士兵都被我这样推拿的，怎没人像你这般啰

唣。」说罢也不理貂蝉的抵抗，虎掌攀峰这般的又揉又捏了起来。

貂蝉知道这张飞不仅是个浑人，还是个大大的傻蛋，眼见说也说不通，抗也抗不了，索性放手让他推拿起来。

揉着揉着，痛意竟然逐渐减缓，而且另一股奇妙的感觉从乳尖缓缓湛入，慢慢扩至全身，竟似动了春意。原来

张飞运气于手心来回推揉，不断摩娑于乳尖之上，那小巧可人的乳豆敏感至极，不一会儿就挺立起来。酥麻的异感

从貂蝉的乳尖传到脑门，又从脑门漞漞流向脚趾尖，终于忍不住嘤咛一声哼了出来。

张飞推拿不一会儿，乌青便消散无形，却仍大肆上下其手，心想：「他奶奶的，这比猪崽子的奶子好摸多了。」

偷眼瞧貂蝉双目紧闭，眉头微簇，两颊绯红可爱极了，忍不住低头亲了亲嘴。

貂蝉俏目微张嗔道：「怎么，我嘴儿也乌青了吗？你又来推拿这儿。」

张飞不好意思的傻笑：「对不住，俺也不知道怎么了，就觉得你好像仙女一般，嘴儿小巧得挺可爱，禁不住就

想尝上一口。」

貂蝉噗哧一笑：「瞧你好像见过仙女一样，我……真得长得像仙女吗？」

此时张飞将貂蝉横抱在腿上，左手推拿胸口，右手在貂蝉大腿上搓揉着，说道：「嘿嘿，俺是没见过活生生的

仙女，但是画像总看过的，老实说，你比那画里的仙女还要好看百倍。」

貂蝉呼吸渐重，知道这张飞虽然傻呆，说的却是真心话，不由得开心起来。回想吕布、董卓，甚至义父王允和

文质饱学的李儒，虽然都为自己的绝色倾倒，但哪个是真心诚意的赞美自己，他们的口蜜却是腹剑，只是要将自己

变成他们的玩物罢了。

这厢张飞摸得兴起，大腿摸完摸小腿，心想：「怎么这腿肉也是如此滑嫩舒软，若是卤来吃岂不入口即化，却

又舍不得真卤了。」摸着摸着，连脚底板脚指头也捏过了数遍，最终还是停留在大腿，掐揉这绵细奇妙的上等腿肉。

貂蝉的四肢百骸被张飞这样一寸一寸的攻城掠地，酥麻得无可自拔，她的双臂不由自主地环绕着张飞的颈肩，

媚眼如丝，气若喷兰，用细得不能再细的声音问道：「好哥哥，你是真呆还是假呆？怎么摸得人家这么舒服。」

张飞一片迷茫，自然没听清楚，只看见貂蝉小嘴颤动，又是一股莫名的吸引力：「俺可以再亲亲你吗？」张飞

也小声的问道。

貂蝉嗯了一声，这一声柔情无限，娇艳欲滴，张飞再也无法自拔，啵地一声便和貂蝉虎口吞兔脣般的交吻起来。

貂蝉熟练的将香舌伸进张飞口中，导引着双舌交缠在一起，互相依偎摩蹭，舔弄吸含。貂蝉又故意地渡了一沫口水

到张飞口中，张飞细细品味了一番才依依不舍地咽进了喉里。这一沫口水，当可抵得过桃园那醰百年陈酿。而这一

吻，如藤蔓攀上了树，又如长鞭互卷，直吻到天崩地裂，大哥二哥双双来拉，却都……已经难分难解了。

却说张飞与貂蝉吻得难分难舍，一边是香软柔滑，舌功灵巧；一边是初经人事喜欲癫，每吞一口唾沫都是新鲜

的滋味。饶是貂蝉经验老道，也不禁脣麻舌酸先行分开。

「你亲得好用力，人家嘴都酸了。」貂蝉似笑非笑的注视张飞，仿佛在端详一件有趣的古玩一样。

「要不，俺再帮你推拿活血一番就不酸了。」说罢果真运气于嘴，要再低头亲去。却被貂蝉推开，笑骂道：「

够了啦，哪有人像你这般亲法，活人都给你亲成死人了。我看啊，只有你家关老爷子能和你亲个昏天暗地，亲个八

百回合也不累。」

「倒也是，二哥武艺和我向来平分秋色，不知这亲嘴儿是谁厉害点。」张飞脑中试想与二哥脣枪舌战的画面，

突然打了个冷颤，吐出一句「好恶心喔。」

貂蝉哭笑不得，玉手轻抚这猛汉石刻般的脸庞。突然面色一红，双手翩翩翻动，灵巧地褪去了张飞的衣甲内里，

露出了黑黝结实的光滑胸肌。

「怎么……没有毛的？」貂蝉不可置信的瞪着眼前这片胸肌。

「怎么……谁说杀猪的都要长毛？光秃秃的，你不喜欢吗？」

「不是的……」貂蝉不愿回想却又浮现那幅景象……

一个肥躯油肚的恶心男人，恶心的眼神，恶心的笑声，尤其是那一丛丛恶心的虬结胸毛……

「抱紧我。」

张飞一阵莫名其妙，还是温顺地抱紧了眼前的娇躯，殊不知怀中的貂蝉，为了自己的没毛流下了一行欢喜泪。

「我爱你……」

「你说什么？」

「我……爱……以……已……咳……咳……」貂蝉眼前一黑，矇矓里死命挣扎，终于摆脱张飞的熊抱。

「咳咳……要死啦，抱那么大力，我骨头都快散啦！」

张飞一脸歉然，温声道：「真对不住，你要俺抱紧，俺就抱紧了。俺怕你受不住，还只用了二成力」

貂蝉无奈叹道：「真是个冤家。」

「抱女人呢，要像抱猪崽子一样温柔；像捧宝玉一般，轻轻地捧起，轻轻地放下。」

张飞再不打话，迅速地环抱住貂蝉，良久道：「像这样吗？」

「嗯，像这样，只是抱着的时候，手不该在屁股后头又抓又挠的……」

「喔，抱着虽然暖烘烘地挺舒适，可你的屁股也软绵绵地挺好摸。怎地俺抱猪崽就没这种感觉？」

貂蝉不理张飞的胡言乱语，沈浸在这莽汉的温暖怀抱中，就连屁股后头乱窜的双手也像是一道道和煦的阳光，

照得心里唐突唐突的，此际貂蝉早已意乱情迷，再也无法自拔。

如此过了半柱香的时间，张飞能摸的地方都抓遍了，仍意犹未尽。貂蝉心知若不使出杀手锏，这傻子定能摸到

猴年马月去。便玉手连挥，解开了张飞的裤裆。裤落宝现，只见一尊油亮怒挺的八寸蛇矛昂然而立，蛇眼烔烔然顾

盼天下，却是根十足十的包茎。

貂蝉赞道：「好可爱的包茎。」情不自禁地啐尝了一口，参杂男人体味和肾精鲜腥的独特味道，貂蝉咂了咂舌

尖，露出满意娇怯的表情。

「好哥哥，我再教你最后一件事吧。」

张飞昴然道：「那也不必，连传宗接代的事也不明白，岂不被天下人齿笑。」

「猪公都是俺在配种的，这方面你可不如俺了。」说罢，横抱起貂蝉轻盈的白躯，轻放在床席上。

只见张飞双臂打横，架起貂蝉修长的双腿。虎躯前倾，双掌罩住那对玉笋般的双乳，玩性的捏了二下。蛇眼看

准貂蝉那神秘的嫩红宝穴，果断地往前刺了进去，一没入底。

「啊……」

果然传来一阵嚎叫，只见貂蝉忍痛哭道：「要进来时也不先说一声，你那根那么大一支，那么突然，人家怎么

受得了。」

怒眼向张飞瞪去，却见张飞也落下二行清泪，一张扭曲的脸挤成一团，仿佛有极大的痛苦。原来刚才的惨叫声

正是张飞所发，那张飞年近三十仍是处子之身，十足十的包茎，这么呵护包裹了龙根二十多个年头。适才这一发力，

龙头破颈而出直没入底，却将包皮给硬生生撕裂开来，一道血泉也溅射而出，洒落在白净的床罩上。张飞咬牙苦忍，

待得痛楚渐去，无限娇羞地望向貂蝉。

「还疼吗？」貂蝉抚慰道。

「还有一点点疼，又有一点点舒服。」张飞轻偎道。

「好哥哥，如今咱俩作了露水鸳鸯，你还杀我不？」

张飞猛地一醒：今日专为诛尽吕贼一门而来，倘若就此放过，日后大哥被那吕贼暗背里放冷箭，岂不是害了大

哥，岂不有违桃园结义之誓。

想到此处，背后惊出一片冷汗，索性把心一横，便要将龙根抽出再将眼前这妖妇给立即斩了。

不料龙根甫抽出一半，龙头一阵酥麻，似有千百只小虫在那儿钻着咬着，异样的舒爽感毕生尝所未尝。再低头

瞧着貂蝉，即将命丧已手的可爱女人，似乎也有着同样快感，全身不停地颤动着。

「好哥哥，我……爱……你。」

张飞闻言虎躯随之一震，不禁仰天暗嚎：「蝉，俺也爱你，可我不能对不起大哥啊…………」

痛苦与欢愉二种极端情感交杂而至，心念俱灰的张飞只是像行尸走肉般，默念道：

「俺只好对不起大哥，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哥，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哥，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哥，对不起你…

…」

（此梗乃向某着名ｊｏｋｅ致敬）

随着歉疚之意愈深，张飞八寸蛇矛的进出也愈加频繁。这期间貂蝉不知高潮了多少次，但体内的快感仍不断袭

来，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推向更舒畅的顶峰。也不在意被张飞揉捏得变了形的雪乳，她疯狂地大叫乱舞，双手拔了

好几根张飞的铁须，似乎想紧紧抓住什么。

终于，张飞在默颂忏言千遍以后，福灵心至，脑中一片澄澈。「今夜有酒今夜醉，明日贼来明日杀，此时破处

当欢喜，共享高潮爽翻天」。偈诗作毕，张飞暴吼一声，将三十年份的处男阳精全倾倒在貂蝉体内。

滚热阳精喷洒阴壁，烫得纤纤玉体直打哆嗦。貂蝉娇喝一声，忽地身躯一僵，霎时阴精全泄，如洪似浪般滚滚

流去。她浑身再无半分力气，含情脉脉地望向这个天神一般的男子。

「舒服吗？」

「嗯。」

「还杀我不？」

「不了。」男子腼腆一笑。

「你今日待得也够久了，回去吧……以后也忘了有我这么一个人。」

「我却一辈子记得你。」貂蝉心里道。

「好，下次再见之时，便是取你性命之时。」张飞整衣理甲，头也不回的走了。

「喂！」

貂蝉急道：「你这样托着人家的屁股要怎么走啊。」

终于张飞依依不舍的放下貂蝉，迈步而去……

吕布回府之后，听得张飞如此无理大闹，自是更加深了二家仇隙。从此埋下了夺取徐州的计画。

某日，吕布出城采买军马兵械，好作夺城准备。中年管家在自家府前吆喝着家丁忙上忙下，却远远见着一黝黑

大汉提枪纵马而来，心里凉了半截：「怎么这张三爷又来寻主人秽气，偏生主人又不在家。」想着脸上又热辣辣的

隐隐作痛起来，敢忙招呼下人四处躲避去了。

【完】